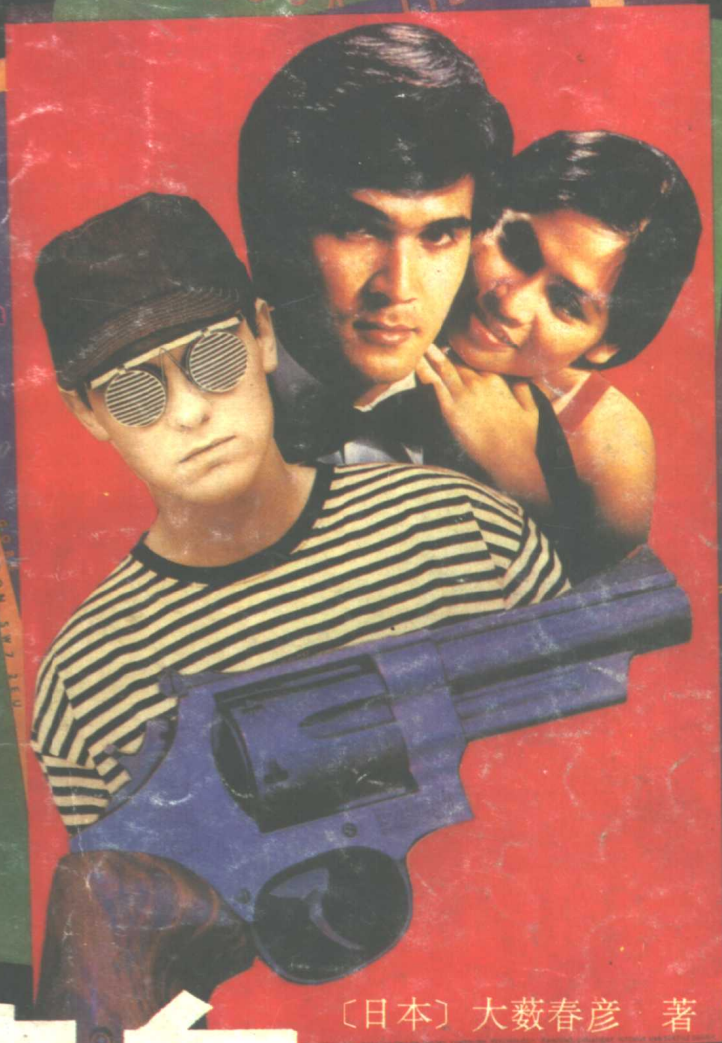


COLOUR LIBRARY



ROYAL COLLEGE OF ART

〔日本〕大薮春彦 著

走向

疯狂的复仇者

(内蒙)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石应惠

尚永强

封面设计:尚永强

走向疯狂的复仇者

〔日本〕 大藪春彦 著

梁 明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50千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7-204-01914-8/I·280 每册: 4.48元

内容提要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箱根仙台原岛津的山庄里响起了枪声，岛津倒在了血泊中……

枪杀岛津的是一个名叫衣川的男子。他哥哥曾是岛津等人的同伙，但由于洗手不干，被岛津等人残酷杀害。这些杀人者非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反而一个个飞黄腾达。衣川气愤至极，决定单枪匹马为哥哥报仇。

就在衣川准备报仇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一支瓦尔萨部P38手枪。这支手枪来历不凡，曾是纳粹德国杀人魔王克斯特勒使用过的手枪，在二次大战中杀死过无数犹太人；二次大战后，它被一名美国军人带到美国，很多人死在这支枪下。这支手枪几易其主后，落到了衣川的手中。

为了替哥哥报仇，衣川苦练枪法，练就了一手指哪打哪的本领。他满腔仇恨地杀死了岛津。在刺杀三国后，他的身份暴露，警察纷纷出动追捕。衣川凭借瓦尔萨手枪，利用各种手段突破了警察的重围，逃过了警察的追捕，并寻找可能的机会枪杀仇人。瓦尔萨手枪有一种诱人杀人的魔力，谁得到它，谁就会走向疯狂。衣川也不例外，他无情地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成了一个走向疯狂的复仇者。

在衣川为哥哥报仇的时候，他的仇人之间发生了争执，岛津的心腹田边也派人去杀三国，由此导致一场内讧。

在复仇过程中，与由纪子畸形的爱恋；同哥哥的情人真美子的交往，又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衣川残忍与情爱双重性格。

目 录

第一章	血债血偿	(1)
第二章	紧急会议	(16)
第三章	雾中伏击	(26)
第四章	夜闯民宅	(35)
第五章	殊死搏斗	(45)
第六章	困兽之斗	(55)
第七章	突破重围	(64)
第八章	内江突起	(73)
第九章	拷打审问	(83)
第十章	供出真情	(93)
第十一章	再度相逢	(103)
第十二章	摆脱险境	(113)
第十三章	湖滨之夜	(123)
第十四章	作茧自缚	(133)
第十五章	巧遇中尉	(143)
第十六章	等待时机	(153)
第十七章	跟踪追击	(163)
第十八章	枪杀仇人	(172)
第十九章	到海上去	(181)
第二十章	海上枪战	(192)
第二十一章	血染大海	(201)

第二十二章	上岸躲避.....	(211)
第二十三章	意外遭遇.....	(220)
第二十四章	投尸入海.....	(230)
第二十五章	打猎待夜.....	(239)
第二十六章	重返东京.....	(248)

第一章 血债血偿

凶枪横在地板上，枪上镀了一层铬，枪身漆黑，发出暗淡的光泽，寒光逼人，使人不寒而栗。

透过那层铬，可以看到枪是用深蓝色的特殊钢制成的，上面带有漂亮的淬火烧出的波纹。在散乱的光线的映照下，乍一看，好象是燃起了蓝宝石一般的火焰。

凶枪是德国制造的瓦尔萨 P38 改进型、9 连发的自动手枪。普通的瓦尔萨 P38 手枪是每打一发就要扣一下扳机的半自动型，而这种手枪把转换器拨到全自动位置，就能象机枪那样连发。这种手枪顷刻间就可以使人毙命。

尽管凶枪不声不响地横在那里，但它却象一个不详的生物，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魔力。在它的旁边，从枪中打出的铜弹壳滚来滚去。

被杀者的腹部中弹，脸冲地倒在地上。

子弹击中这个男子的内脏，穿透他的后背，射入了身后的墙壁。

这个男子年龄刚过 40 岁，他身下满是鲜血，好象是从墙边爬过来的，在地上拖出了一道血迹。他抬起满是汗珠的消瘦、苍白的脸，大口喘着粗气。

一个高个子男子把礼帽和在后脑勺上，骑着椅子坐着，下巴放在椅背上边，冷冷地看着痛苦挣扎的中弹者。他肩膀很宽、脸色略黑、五官端正、两眼炯炯有神。

这两人之间放着那支手枪。

“喂，再努把力。你再爬1米，就能拿到手枪。”

脸色略黑的青年名叫衣川恭介，他语调平缓而又冷冷地说。

中弹的男子名叫岛津，是品川精化公司的总经理。他用力抬眼盯着衣川，眼里充满痛苦和愤怒。

岛津本来想大骂衣川，但腹部却疼得象翻江倒海一般。

“喂，别客气，把枪拿起来。里面还有7发子弹呢，足够把我干掉的。”

衣川干笑着说。

岛津吐了一口血。他的眼睛又盯住地板上的自动手枪，重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他着迷般地、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枪。

“这枪不错吧？你不这样想吗？P38，这是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冲锋队最爱用的枪。它曾使数十万、数百万的犹太人丧命。”

衣川低声说。

岛津拼命使出最后的力气，一点点地向手枪爬去。这时，他又咳嗽了一声，咳出了一口血。

衣川继续冷冷地说：

“怎么样，你只要看一下这把枪，就会被它迷住。这支枪是当时纳粹最高死刑执行人、希特勒的心腹威廉·克斯特勒特别订做的，他非常喜欢用这支枪。它是高级技术人员精心制作而成的。制造号码是38391，这一数码是将P38手枪军用

制式采用年 1938 年和开战纪念日 1939 年 9 月 1 日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把枪反过来看，上面刻有 W·K 的字样。”

岛津着迷般地凝视着手枪，他拚命地往前爬，血流在了地板上。

“克斯特勒腰里别着这支手杖，一旦有屠杀，他必然会出现。在夜与雾的阴影下，这支凶枪喝了无数人的血。在纳粹灭亡的同时，这支枪被身经百战的美国军官带回了美国。”

“.....”

“自从这个军官拿到这支凶枪后，就走向了疯狂。他退役后，加入了芝加哥的一个暴力集团。凶枪喝惯了血，它不可能不喝血。这支凶枪干尽了残忍的勾当。你知道在美国一天有多少人被杀吗？在美国的某地，每 24 小时就有四个男子、一个妇女、两个孩子被枪杀呀！据统计，其中 10% 的人死在了这支凶枪下。”

岛津的右手离手枪还有 20 厘米。

“当然，这支枪是几易其主。他们都被打死了。既然是男人，就会有人千方百计要得到这支枪，去当持枪歹徒，所以，它的主人一个个被枪杀。

杀死黑手党大头目阿纳斯塔吉亚的也是这支枪。此后，全美暴力集团的大头目纷纷驱车赶往纽约市西北的乡间小镇，召开了有名的阿帕拉钦首脑会议，当时，阿纳斯塔吉亚的对手，纽约暴力集团头目科斯特洛差一点被暗杀。科斯特洛的保镖麦克·科尔哈恩的腋下就藏着这支手枪。”

衣川喘了一口气。

岛津的右手离手枪还有 10 厘米。

“那它为什么到了日本呢？迷恋女色的麦克盗用了赛马黑

交易上赚得的应给他的头目的十几万美元。此事败露后，麦克将土地卖掉逃跑了。他去投靠拉斯维加斯暴力集团头目焦尼·马尔奇内兹，但科斯特洛已派杀手先到了拉斯维加斯，在那里等待他。

麦克拔出手枪，猛烈射击，最后终于逃了出来。他在南美洲和夏威夷辗转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哪里也呆不下去，最后到了东京。由于患了胃癌，而且已是晚期，生命危在旦夕。对于麦克来说，东京也就是他生命的终点。

他幽灵般地出现在我开的酒吧，在吧台前倒下了。如果他身体好的话，也许会抢劫一番，但他却一点气力也没有。

他住在我的酒吧的阁楼里，只活了两天。有两天的时间，能说很多事。关于这支枪的情况，我全都知道。”

二

岛津的下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嘀嘀嗒嗒地落在了地板上。他眼睛一亮，用尽全身力气挪动身体，使劲把右手向前伸，离手枪已不到3厘米的距离。

“够难受的吧？你不会不痛苦吧？但痛苦的不仅仅是你呀。”

衣川发出了低低的笑声。

“你们把达姆弹打入我哥哥的腹部，打后你们还捧腹大笑。不仅如此，在射腹部之前，你们为了消遣，还打飞了他的双耳、手指和脚趾。你们勾结在一起……”

衣川不说话了。

岛津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摸到了手枪。

就在这一瞬间，衣川迅速伸出大脚，把枪拉到了自己这边。岛津的手和枪又有 10 厘米的距离。岛津痛苦地呻吟着。

“怎么样，这下你可体会到我哥哥当时是什么心情了吧？他当时内脏被打穿，鲜血流个不停。尽管他快不行了，但还是想反击，他象蛞蝓那样拼命地向前爬，最后终于精疲力尽，倒在了血泊中。”

衣川的脸象是一尊木雕，毫无表情，只是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在你们看来，大概我哥哥是个眼中钉，因为他摆脱了你们的组织，洗手不干了。

你们把我哥哥骗到了这个山庄，这样就可以象猫吃老鼠那样把他折磨死。

虽说我哥哥洗手不干了，但他并没有向警察告发你们的事，这一点你们也很清楚。

尽管如此，可你们为什么杀死他？你们是感到无聊吗？是为了消遣而折磨吗？难道仅仅是这些吗？

我哥哥也许知道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你们想让他说出来，是这样吗？”

衣川慢慢地说。

岛津身体在发抖，他再次向手枪靠近。也许是过于痛苦，他流出了眼泪。

“我即使问你，你也不会告诉我，因为你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不着急。你的同伙还有 6 人，加我哥哥，你们共有 8 人。我要一个个地问其余几个家伙，快乐持续时间越长越好。”

衣川放声大笑起来。

“可是，我复仇的决心不会改变。即使我想作罢，这支枪也不会不见血就作罢。”

由于出血过多，岛津浑身发抖，就象是患了疟疾一样。尽管这样，他还是一点点往手枪的方向爬。

“我等了很久。我哥哥被你们杀害之后，我等了5年。时间真够长的。在此期间，你们关闭了秘密制造咖啡的工厂，在各自的领域居为成功者。可你们对过去的往事却只字不提，我哥哥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一想到这些，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但想到你们势力那样大，我只好忍气吞声。

我并没有死心。我珍惜一点点的空闲时间，练习手枪射击，练习用猎枪射飞碟，我终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那次偶然的会使我得到了这支手枪。

我也迷上了这支手枪，我也发狂了。从前那个懦弱的我已经死去，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拿到这支枪，我就想疯狂地杀人。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心中一直暗藏的残忍终于爆发出来。”

衣川的声音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眼睛闪闪发光，面颊红扑扑的。

“我既然要干，就没打算活下去。我要让你的6个同伙都尝尝子弹的味道。你和你的同伙到地狱里去会面吧。”

衣川脸上露出了冷笑。

岛津睁开朦胧的双眼，右手摸到了手枪。

发抖的岛津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抓住手枪，往起拿。

这时，衣川飞快地离开了椅子。

他伸出左脚，用力踩住了岛津握枪的右手腕。岛津的骨头被踩得嘎吱嘎吱响。

衣川用钉有鞋钉的鞋底使劲踩，并向岛津手指方向移动。

岛津的手指断了，放开了手枪。他发出了痛苦的、低低的呻吟，然后又不不停地咳嗽起来。

就在衣川抄起手枪的时候，岛津吐出了大口大口的鲜血。

衣川赶忙向后跳了一步。

夹杂着茶色胆汁的血吐得满地都是。

岛津被堵在喉咙的血呛了一下，脸倒在了自己吐的一滩血当中，后背一起一伏，后背上的弹口处露出了粉红色的肠子。

衣川冷冷地看着痛苦挣扎的岛津，他歪着嘴冷笑着，握手枪的右手拇指把转换器拨在了全自动的位置上，用食指扣动了扳机。

手枪连续打出了几颗子弹，枪口微微颤动着，喷出一道道火光，弹壳象雨点一般掉在了地上。

第一枪打在了岛津的脸上，他的左半个脸被打飞了。当子弹穿透面部时，头盖骨啪的一声飞到墙上，又滚落到了地上。

岛津的头被拧得象纸浆一样粉碎，血沫、脑髓、碎骨头、碎肉飞了一地。

枪声在树丛中回荡，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

衣川打完子弹后，从枪把上的弹仓室抽出弹仓，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装着美国雷明顿公司制造的9毫米卢格尔弹的子弹盒，往里面装了8发子弹。

岛津露出了颈骨，彻底没气了。因为脸部已被打飞，发现他尸体的人也难以搞清死者是谁。

为慎重起见，衣川扣上了手枪的保险机，然后，把手枪

插入腋下的枪套里，重新系了一下大衣带子，戴上了仿鹿皮薄手套。

衣川拉灭电灯，向山庄外走去。在山庄大门外，被一枪打心脏的岛津的保镖倒在那里，手枪扔在一边。

衣川在长满芒草和土当归的仙石原的山坡上走着，走了一会儿，他进入了一片树林。当离开树林又走上山路时，远处有灯火忽亮忽灭。离开岛津的山庄 30 分钟后，他遇上了第一户人家。

衣川竖起大衣领子，把礼帽使劲往下拉了拉，戴到了眼眉处。

狂风呼啸，路两旁的松树沙沙作响。

衣川走下石子路，走上了公路，往前走了一会儿，一辆青灰色的杀尔曼·明克斯牌豪华小轿车停在了朝着溪谷突出的一块空地上。这辆车是卖掉他哥哥在新宿的酒吧买来的。他上了车，驱车向着小田原的方向驶去。

三

衣川回到东京时，时间已是深夜两点半。

这一夜住在冒名的新大久保二流饭店“三笠”饭店三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钱已先付了。他的车停在了很远的一块空地上。

衣川的行李只有分解成枪管、瞄准镜、枪托的雷明顿大口径步枪和子弹盒。分解的步枪装在手提包里，从外表来看，好象是装着高尔夫球用具。子弹盒也装在里面。

他用力嚼着让服务员送到屋里来的凉肉，鼻子发出哼哼

的声音，好象是在说他带着的只有枪、车和残暴的心。

吃完饭后，他脱下西装，把装在腋下枪套里的瓦尔萨手枪拿出来，放到了床上。随后，打开装步枪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了干布、枪通条、汽油罐、机油、螺丝刀等。

他把枪把上的弹仓抽出来，开始分解手枪。如果不细心保养，枪里面就会生锈。

他把每一个部件擦拭保养后，又把手枪装了起来，然后，用天鹅绒把枪的表面擦了一遍。手枪擦得锃亮，看上去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衣川把工具收到手提包里，把手枪装进枪套。

就在他躺在床上的一瞬间，一颗子弹打穿了窗户上的玻璃，玻璃放射状地裂开。这颗子弹擦衣川的脸而过，打进了墙壁里。墙灰掉到地上，碎玻璃落在了床上。

枪声很远，由于街上的骚音和风声很大，所以听不太清楚。

衣川抓住装有手枪的枪套，从床上翻滚到地下。

子弹打了十来发，其中1发向上偏打飞了荧光灯。衣川迅速钻到了床下。

子弹不时地射进漆黑的屋子里，墙灰落了一地。

衣川的眼睛很快适应了黑暗，他清楚地看到弹道和他站着时胸脯的高度差不多。

警车的警笛声由远渐近，声音越来越大。

衣川蹲在地板上，他穿上大衣，右手抓起装着步枪的手提包，贴着子弹打不到的左侧墙壁一步步挪到了门口。他右手握着手枪，猛然跳到走廊中。

这时，突然从楼梯的上方打来一颗子弹，子弹从衣川头

上飞过，离头部只有 5 公分。

衣川把手枪转换器拨在了半自动位置上，没有瞄准就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出，手枪的震动从右手传遍了全身。

在楼梯上端瞄准衣川准备开第二枪的矮胖的男人好象被用一个大铁锤砸了脑袋一样，抛出手枪，滚下了楼梯，倒在舞场上一动也不动了。

衣川三步并作两步，一步迈两个台阶下了楼梯。倒在舞场一角的那个刺客他并没有见过。

饭店的很多房间里传出了女人们尖声的惨叫。

在前厅里，男女服务员愣愣地看着楼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衣川把手枪装进枪套，跑下最后几级台阶，来到了前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这样吵闹的地方我一晚上也呆不下去。”

他故意说给别人听，一边说一边大步走出了饭店。饭店外面，警车分成两路，警笛不停地鸣叫，其中一路靠近饭店。

衣川快步走到空地，把装步枪的手提包放进了汽车后的行李箱里，然后又佯作不知地离开了那里。

警车包围了离“三笠”饭店 200 多米的莱昂商事的三层大楼。警察拼命驱赶围在那里看热闹的人们。

警车上的探照灯照亮了莱昂商事的大楼。

在楼顶上，头戴面具的两个男人在强光的照射下拼命地躲闪。

两个家伙都提着温切斯特式 M70 连发步枪。

大楼外侧并没有设警戒线，衣川问了几个旁边围观的人后才知道，那两个家伙将大楼管理人员打昏后捆绑起来然后

登上楼顶开始射击，但管理人员醒过来后挣脱了绳子，锁上了楼顶升降口的铁门。

“放下武器！”

皮肤黑黑的警部在警车的背后用话筒高喊。

“任何抵抗都是无用的，你们已被包围了。快老实实在地放下武器！”

警部一遍又一遍地喊叫着。

楼顶上不作回答，两个家伙一齐打出了两发子弹，子弹发出了轰鸣声。

两台警车的车顶上闪出青紫色的光，发出可怕的声音，车顶被打裂了。围观的人们惊叫着逃离了现场。

50多名警察藏在警车后面，拔出了SVW左轮式手枪。

“射击！”

话音未落，一颗子弹从楼顶飞来，手持话筒、踮起脚尖发出命令的主任警部脖子中弹，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楼顶上的家伙好象使用了口径0.30~0.6的马舒巴恩弹头。这种弹头一旦击中目标，就会迅速扩散，留下可怕的伤痕。

警察们勃然大怒，向着楼顶拼命射击。

枪声持续，震耳欲聋，楼顶水泥檐被打得千疮百孔。

四

楼顶上的两个家伙在密集的枪弹下仍拼死抵抗，一个个警察被击中。

，警车又一辆接一辆地开来，上面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直升机也前来增援。

· 楼顶上的两个家伙把最后一发子弹打入自己的心脏，至此，共有 14 名警察死在他们枪下。

衣川一直想拔出自己腋下的手枪，但他还是努力抑制住了，他在暗处看着双方对射。枪声停止后，他遗憾地离开了现场。

天蒙蒙亮了，衣川启动汽车，向着西新宿四丁目的真美子居住的公寓驶去。

· 真美子住在一幢用钢筋水泥建筑的三层公寓里。真美子租了二层左侧的一套房子，内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还有厨房和卫生间。

衣川在公寓旁停下了车，但他在犹豫进去还是不去，一直坐在车里抽烟。送牛奶的人按着自行车铃铛擦车而过，铃铛发出刺耳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送报纸的少年一个接一个地从车的旁边跑了过去。

公寓里各户的灯开始亮了，抽了七、八支烟的衣川从车上下来，走进名叫香月庄的这所公寓，慢慢地往二层走。

真美子房间的侧面挂着名牌，上面写着新纳真美子。衣川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真美子房间的灯亮了。真美子拉开门上了望口的小帘向外看去，吃了一惊，衣川向她点头致意，门很快就打开了。

真美子内穿一件淡紫色的睡衣，外面套一件宽松肥大的衣服。她今年 24 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

“是恭介啊！”

真美子用清纯的声音说。

“我被人追杀，想在你这躲两、三天，可以吗？”